

第一節

...

...

...

...

...

...

...

...

...

繹史卷一百十

戰國第十

楚子發用兵

淮南子子發辯擊劇而勞伏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蓋
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
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
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列女傳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
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
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
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
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

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噍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梁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淮南子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儉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儉也願以技齋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儉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儉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儉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

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
入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
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
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子
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
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
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

荀子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
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
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

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按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說苑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

其形楚王大怒曰今祭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與陳使敦洽
讎慶事最相類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

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

繹史卷一百十一

戰國第十一

申不害相韓

戰國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因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韓非子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

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
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昭
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淮南子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墪民險而介於大
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
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

之書生焉 漢書法家
申子六篇

申子天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 地道不作是
以常靜帝以是正方舉事為之乃有恒常之道符信受令必行
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一
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四海之內六合之閒誰貴曰貴土土食之本也 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申子書已出

此諸書所引者

韓非子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
以規之甲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
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
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乙
戰國策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人亡其行子之
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
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丙成午從趙來謂
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
韓而我有一趙也丁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
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
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
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
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
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
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閒
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
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僮耳若之何哉故君人
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
勝已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
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
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

韓非子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
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
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
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一漏也昭侯曰然昭
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褐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

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求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或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頓一笑，頓一笑有爲，頓而笑有爲，笑

夫袴豈特嘖笑哉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
之未有子也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
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鞞適之昭釐
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
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虛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
雖當賢主不由也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
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
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
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莊子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說苑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